

生活随笔

山川河流,原野茂林,是一生一世所无法尽收眼中、皆留心底的,唯独对家乡的那片土地情有独钟,仿佛只有这里才让人心有安处。

冬日的早晨,站上村后最高处的石岭子,整个村落和其周边的田野土地都在目下,村庄上空炊烟散绕,前后左右的庄禾树木白霜覆盖。

我们村子,名叫草场,村子虽小,不足百户,但土地还是蛮多的,记得在家务农劳作时,全村实有土地面积七八百亩,且每片每块土地都有一个恰如其分、听而难忘的名字。

石岭子。也就是脚下这片,隔一条小河,坐落在村后,是全村的最高处,也是全村唯一的“山岭薄地”,因岭上有石头才被称为石岭子。这里地土虽薄瘠,但却被村里的老人们认作是一块风水宝地:七爷爷说,岭上曾经有庙宇,还有座带金顶的姑姑碑;听父亲说,当年学大寨、修水渠那会,曾经在岭上挖出石斧、石棒等石器,可惜那时没人注意,不知所去;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曾亲眼所见二姐从石岭上挎回一提篮长满绿锈的铜钱,有的还是成串的连在一起。她说,公社的大拖拉机前面耕过,后面的人就跟着捡铜钱,还有一些泥陶小罐,都没人敢要,怕是“南蛮子”前来埋葬的先人骨灰,拿回家不吉利。

当然,石岭子上栽植的地瓜和苹果最让人回味,地瓜面大味甜,赛过板栗;苹果香甜可人,果熟季节,只要从果园外走过,就能闻到红星苹果那诱人的香蕉般气味。

蜈蚣崖。就在这石岭脚下,可能是这片土地上蜈蚣多吧,才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有个大水湾,水湾边上有部手摇的铁制水车,水车里流出的水,清清凉凉地淌进水湾周边的稻田里。稻花纷扬季节,我们一干童友们,轮流着在这摇车戏水,当然不是为了挣工分,生产队里专门在这管护稻田的大爷二叔们巴不得有人替他们出力摇车。我们除了摇车戏水之外,还要一点私念就是把湾里的水尽快抽干,下到湾里去捞鱼逮虾。记得有一年大湾抽干了水,金色的鲤鱼,青色的草鱼,黑花的黑鱼,还有鲢鱼、鲫鱼、鳊鱼,像摊煎饼一样盖满了湾底,大人

品文斋

多年前看过一个关于海盗的小说。这个海盗团伙粗豪不羁,漂泊天涯,制造了一个个黑色传奇。他们在称霸的那片海域上战无不胜,其所向披靡的经验之一,是他们知道那片庞大海域的水下地图。他们知道所到之处的海域之下的地形是啥样的,有多高的礁石,哪一片海域是平静的,哪一片海域的底下游流暗成。这个细节令我瞠目,如此精细的行业修炼简直令人叫绝。

外部世界的地图早就被我们构图画成,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件事通常就是买一份当地的地图。现在的导航仪更加给人提供了方便,开车的时候,连我这样全球最傻的机械盲都不那么怕迷路了。在陌生马路上行走,手机里的高德或百度导航也会把我们导向目的地。地图给了我们踏实感,让我们迷失方向的机会大大地减弱。

我们在自己的城市里为什么是安全的?就是因为即使没有地图,我们的内心也早已有了一个外部的地图。一说我们要去的哪个路段,我们的脑子里立马就知晓那个地儿离这儿有多远,乘几号地铁或者公交车可以抵去。哪一个地方在我们的心里有一张缜密密切的地图,哪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

其实,我们的内心也多么需要一张清晰的地图!

忆往昔

人世间,总有一些事情令人感慨万千,让人魂牵梦萦。无论是颜色暗淡的老照片,还是斑驳陆离的旧什物,总能够勾起我们的无限遐想。人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才懂得怀念,怀念以前的人和事。这也是为什么一句“失去才懂得珍惜”,竟得到了那么多人的认同。

每一次,我用心阅读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总是心潮起伏。他对父亲背影的回忆,激起了我对父亲形象的缅怀。脑海中,情不自禁浮现出父亲已经久远却依然清晰的身影。

往事并不如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住在市北区小鲍岛一个大居民院里。那时候,家家住房狭小,户户条件简陋。夏天,院中蚊蝇滋生;四季,屋里臭虫横行。我们家人,与大多数住户一样,晚上睡的是临时搭成的木板铺。每天夜晚,我们弟兄几人常常在梦里被臭虫咬醒,浑身斑斑疙瘩。辗转反侧,苦不堪言。俗话说:穷虱子,恶蚊子(跳蚤)、脏臭虫。居住环境差,这些咬人吸血的害虫,就泛滥成灾。其中,最伤人的就是臭虫。于是,每隔几天,父亲就拆下木板,搬到院子里,提着开水壶,向木板缝子里倾倒开水,烫死臭虫。然后,把木板放在阳光下暴晒,逼出臭虫,用手碾死。但是,臭虫的繁殖力实在太强了,使用了种种办法,



王成彪/图

小孩“抢”得那个欢啊!

大沙子。村里人也叫东洼。据说原来是一条很大的河道,不知何年河流改道,这里留下了一片带响沙的土地。大沙子地曾经为当时的生产大队创造过了不起的辉煌,大队技术队把这里作为试验田,引进和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至今已经老的弯腰到地的原技术队队长“大啦呱”大哥,仍以此为傲,他最喜欢人们称他为“专家”,也并不徒有虚名。还有曾把“窝瓜下蛋”技术推广到河南等地的“老美”大哥,人虽已去世,但也算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了这片乡土的历史。

北长阡。因土地东西长约二里得名,位处村子西北,记得刚回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年麦

收,生产队长不知是犯了那根“神经”,或许是真的虎口夺粮需要,在一个晚上,把全队的青壮劳力全部带到北长阡的地头,每人两垄小麦,“各奔前程”,连割带捆,谁割完谁回家睡觉。那一晚,全队人心里虽有一百个不愿意也没办法,你追我赶的奔到地头,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几乎走着就能睡过去。还记得有一年夏天,生产队里的草白牛连续拉了几个来回的犁,活活地累死在地里。

后来为了能让北长阡地实现自流灌溉,把东西向改为南北向,人们才不再对这个“长趟子地”望而生畏。

东林。村庄尚未东移的时候是叫这个名字,因

海盗地图

◎高伟

更多的是对于那潜行在水下的80%部分内心地理的探求和内心地图的绘制。我们对生命的探索有多么深邃和到位,那张内心地图的绘制就有多么地清晰和真实。

要命的是,由于认知错位、智性和灵性的平庸,我们的内心,对于生活这个汪洋大海之下的海域是不很了解或者是很不了解的。欲望伪装成金钱、成功、情色、权力……引导着我们向着大海的深处前进,我们通常把这样的航程当成是探宝。如果我们不知道水下的地理状况,那就完全像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开船去往一个路径崎岖的海域。这水中的世界是多么的险峻呵,它足以构成我们生命中80%的困境。如果我们的“海盗地图”是混乱的,与真实的水下世界错位不堪,我们就会像一叶漂泊无根的小舟,轻则被海上的风浪吹打得东摇西晃,重则碰触水下冰山,船毁人亡。

如果我们不懂得彼此的人性,不懂得人类欲望的起心动念,不懂得自己的原罪,不懂得幸福的人生所需要的通达理性,不懂爱和仁慈是人性中最超越最明亮的能量……我们的内心地图一定就会是混乱的,我们的人生之航,也根本不会是一场乘风破浪浪心笃神定的那样一种清明之旅。

父爱如山

◎门秀山

却总也斩不尽,杀不绝,照样肆虐。我们,真的是谈“虫”色变啊。舐犊情深,父爱无疆。于是,想方设法,筛选之后,一年四季,天天夜里,父亲都要几次起来,打开电灯,迅速捕杀见光后四处逃散的臭虫。就这样,父亲采取了“持久战”和“游击战”方式,坚持夜夜为我们兄弟捕捉臭虫。于是,我们就可以睡个比较安稳的觉了。可是,父亲却夜夜不能睡上个囫圇觉。啊,一夜夜,一月月,一年年……那灯光,一直在我们的梦里闪烁着,一直在我们的心中闪烁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几乎是,家家缺粮食,人人吃不饱。我正上高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缺乏营养,发育不良,身体瘦弱。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每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帆布挎包,拿出一个折叠得严严实实的布包,从里面掏出一个很松软的小白面馒头,掰成几块,分给我们弟兄,说:“这是我中午吃不了的馒头,你们快吃吧……”啊啊,我高兴极了!要知道,在当时,这块馒头是多么宝贵啊。手捧馒头块,我舍不得大口吞下,而是又掰成了几小块。然后,每次放进嘴里一小块,慢慢咀嚼,细细品尝,缓缓咽下。此刻,饥饿感到缓解,甜蜜感涌上心头。啊,好香甜啊!父亲看着我们很满足的样子,瘦削多皱

的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以后,每到傍晚,我就站立在窗前,不断向外张望,盼望父亲早点回家,期望早点吃上小馒头。后来,有一天,父亲的同事来我家玩,我们才无意之中得知,父亲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他的粮食定量只是一个小白米面窝头,一个小白面馒头。父亲是自己忍着饥饿,从嘴里省下食粮,带回家让我们吃啊。我们听了,心里酸酸的甜甜的。于是,商量好,以后,这一个小馒头,全家人共同分享……

思念,可以穿越时间,可以超越空间。于是,无论是独倚窗前,或是漫步幽径,突如其来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思念便如江河破堤般滚滚袭来。这时候,也许是旭日东升,也许是夕阳正红,也许是华灯初上,也许是漫天繁星。思念时,往往会觉得,多年的旧事,恍如昨日;千里的距离,似乎近在咫尺。时光逆流了,空间压缩了。这一颗,月圆了,花绽了,人痴了,天地间似乎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而当思念不再时,便油然而升起恍若隔世之感,和遥不可及的慨叹。

以小见大,从点到面,由此及彼,刻骨铭心。每每回忆起童年往事,我深深感悟:父爱,是一座巍峨的高山。父爱,使我认识深化、心灵净化、思想升华。父亲,虽然逝世很久了,但是,我一直深深缅怀着他老人家。

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马河几次决口,全村被迫东移至大沙子附近,东林又改叫为大园。东林里原来有一棵千年古树,东边日出,树影能伸到二里路外的北马河边,西边日落,树影同样能铺至三里路外的旺山脚下。曾听老人说,抗日战争年代,驻扎在旺山顶上的汉奸六支队下乡扫荡,将村子里的两位村民以私通八路军为名在此杀害。加上村子里玄李两姓的祖先多葬入此,小时候上学每走到这里就感觉格外瘆人。后来因为村庄迁移,这片祖坟也随之被平掉,与老村落一起被整成一片菜园地,也就成为了后来的“大园”。大园里不但白菜萝卜个大味鲜,西瓜甜瓜也红瓤薄皮,蜜意无比。人们只记得这里是老村落的旧址,倒忘记了这里还是一片埋葬祖先的林地。

西大井。不但有古代的深井,也有现代的大口井扬水站和机井。那口古代的深井,只听老人传说,当年打井,挖到三丈深的时候,忽然一股清流喷涌而出,被说是挖到了“海眼”,打井的人赶紧找了一口八印大锅扣住,才勉强封住了井口,不论天气怎样干旱,井的水位一直是接近地面,但村子里尚在世且年龄最大的人都不曾见过这口古井,直到最近“董城”高速公路开始修建,这口不知何年建成的老井才重见天日,而且井口是被硕大的石条封闭,水面幽蓝,距地面不足一米,深不见底,这也验证了老人们的传说。

西大井的地,被村里人称作是“肉头子”地。只要不是很涝的年景,这儿撒种即收,生产队那会到这里来锄地,必须要提前从村头找块石头瓦片带在身上,不然锄刃上沾了土,从地里不可能找到一块刮锄的瓦片或石头,这一点绝不夸大其词。

当然,老家这片乡土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飞地,有一些对我来说不知所以的地名,如:南碱场、西河崖、菠萝林、十亩地等等,这些地大多与周边其他村子的土地交织在一起。

村子里的年轻人现多在外求学就业,偶尔回来一趟,也很少去到自己父辈们耕种的田地里看看,更不会对这些乡土地名去想去念了。上了岁数的人不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最眷恋的还是家乡的那片土地。

诗词鉴赏

桦林山雪(外一首)

◎芦瑾

桦林山雪,纷纷扬扬飘了一夜
雾茫茫,雪皑皑。树梢一弯冷月
是谁?在憔悴的拂晓抹亮海天
橙红的晨露,翻开一天的扉页

山路崎岖,点点脚印稀疏漫灭
斜坡林密,高高树杈琼枝玉叶
桦林山雪真美,靓美的无法烺赫
桦林山雪真爽,清爽的令人错愕

悄悄地来,静静地去。我在听雪
听雪的颂唱,雪的润泽,雪的情歌
轻轻地走,慢慢地看。我在吟雪
吟雪的清冷,雪的婀娜,雪的澄澈

雪白的思绪,被风儿一块块融合
浪漫的诗境,被雪花一片片粘贴
嘈嘈叽叽,数点寒鸦,几只斑雀
冰蕊傲骨,几树老梅,数朵粉萼

桦林山冰天雪地,遮住我的日出
踏雪寻芳,雪里探求,雪里思索
累了,倦了。躺在雪窝小憩休歇
偎着洁白的絮棉,看天边朝霞如血……

桦林荷塘曲

阔绰的桦林山门,偎依岬岗石岗
微瑟的绿叶浓荫,环绕一泓水塘
湖心,三柱亭榭。红瓦翘檐拱梁
水岸,七曲斜桥。栏栅斗折回廊
松柏,桦树,垂柳,睡莲何田田
山槐,石楠,绿杨,浮萍清爽爽
有歌唱曰:白雾茫茫,绿水泱泱
或许,真有佳人应约,在水一方?

湖面潋滟,水波潋粼,荷瓣漾漾,锦鳞游弋,
斑鸩飞驰,紫燕疾翔
水榭边蓝天白云,极目晴空万里
花丛中溪风清煦,石雕小象徜徉
莫非这是复版朱自清先生的荷塘?
月光,万籁静寂。翠凤轻轻吟唱
木栈道下,潺水溪流,叮叮咚咚
荫蔽小路,参天大树,郁郁苍苍

荷塘装扮得如此清秀,如此馨香
桦林山水,滋润地这般芬芳爽朗
春夏:绛桃粉樱,荷莲淌淌绿浜
秋冬:蒿紫橘黄,枫护飒飒红妆

桦林山,有一湾荷塘。蜂蝶簇拥聚赏
这里树是遮伞,云是霞披,花是衣裳
每天晨练,羽翅翻飞。歌振林樾水幽
静听山林唱着序曲,托起蓬勃的太阳。